

『鬼怪』

中东上空的幽灵



F-4“鬼怪”式战斗机

F-4“鬼怪”式战斗机是上世纪中叶一种攻防兼备的战斗机。在那个时代，F-4“鬼怪”式战斗机的出现意味着“米格”机有了更为强劲的对手。1969年，F-4“鬼怪”式战斗机为中东带来了一场新水平的空战，改变了中东地区的空战史。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飞跃，而对伊朗国王来说，这是控制波斯湾的一种手段。当第一批F-4“鬼怪”式战斗机于1969年飞抵特拉维夫时，标志着一场戏剧性的转变：以色列，美国的非正式同盟国，第一次接受美国先进的空战武器。一年以后，F-4“鬼怪”式战斗机抵达伊朗，对伊斯兰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需要。对这两个相距不远却差别迥异的中东国家来说，F-4“鬼怪”式战斗机是它们当时最大、最快、最强有力和最昂贵的战斗机。

性能不凡的“鬼怪”式战斗机

F-4“鬼怪”式战斗机有两个后掠翼、一个可迅速向下拉动的水平尾翼，尖尖的机头，肥大的机身尾部悬挂着两台动力强大的J79发动机。这种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可以产生79.63千牛的推力。最初，该型飞机上只配一名飞行员，但后来通过越南战争美国人认识到，配备两名飞行员可以多一双眼睛、一对耳朵，拥有第二种意见及首先发现敌人的第二种机会，所以改为两名飞行员。到1969年，两名飞行员又改成了一名飞行员和一个雷达操作员。飞机装有两部发动机，是为了增加被炮火击中时的生存几率。

最初，F-4E型战斗机上没有安装火炮，因为五角大楼认为使用导弹的时代到来了。结果，这个悲剧性的错误使得美国飞行员在越南上空与“米格”战斗机的近距离遭遇战中，遭到了惨痛的损失。后来，美国人在机头下安装了一挺20毫米的M61A1“火神”机关炮。很显然，这种改进是一种事后的思考，从机头伸出的枪管与机身并不是十分协调。

在F-4机身下的凹进处载有4枚“麻雀”雷达制导导弹，可以在超视距的迎面攻击时使用。这种导弹能在15海里左右的距离内精确地命中目标。F-4D“鬼怪”式战斗机上则携带雷达制导的AIM-4D“猎鹰”导弹。在更近的距离内交战时，“鬼怪”式战斗机所携带的红外热寻的导弹——“响尾蛇”导弹是当时别的导弹所无法匹敌的。这种导弹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空对空导弹。而F-4在越战时期也成了美国的制空权延伸的象征。

中东消耗战“鬼怪”显功力

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之后，该地区陷入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在这种形势下，以色列空军急需一种前线战斗机。1968年1月，美国将在战前就已承诺的48架老化的A-4“空中之鹰”战斗机全部交付给以色列。美国总统约翰逊还答应以色列总理艾沙克尔再给以色列20架该型战机。但是，当耶路撒冷要求提供更先进的战斗机时，美国的压力开始增大。1968年



F-4“鬼怪”式战斗机

12月27日，当选总统尼克松还未宣誓就职，就宣布向以色列出售50架先进的“鬼怪”式战斗机，总价值两亿美元，于1969年开始交付。

这批飞机于1969年9月开始陆续抵达以色列，于1970年1月7日开始参加战斗。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中队长塞缪尔·切特兹的带领下，攻击在达哈苏的苏制“萨姆”地对空导弹和雷达设施。切特兹因其富有攻击精神而出名，后来在对“萨姆”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低空打击时被击落阵亡。

在这场消耗战中，空中力量帮助以色列弥补了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炮兵力量的不足。“空中之鹰”战斗机和“鬼怪”式战斗机有效压制埃及的导弹和高炮火力。

对被围困中的以色列来说，价值400万美元一架的F-4E型“鬼怪”式战斗机的到来是非常及时的。以色列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对埃及的防御网及内陆目标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使正在密切注视战争进程的埃及领导人大大惊失色。

1970年7月30日，埃及空军在苏联飞行员的协助下，与以色列“鬼怪”式战斗机在苏伊士湾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在这场空战中，E型“鬼怪”式战斗机首次使用了机载火炮，击落了5架米格-21型战斗机。之后不久，在对2000海里外的巴纳斯角进行的打击中，“鬼怪”式战斗机击沉了一艘蚊子级导弹艇和一艘2500吨重的Z级驱逐舰。

第4次中东战争“鬼怪”蒙羞

1973年发生了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以色列“鬼怪”式战斗机拦截了一架利比亚的波

音727客机。当时飞机正在穿越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以色列认为其正在执行情报搜集任务。两名以色列“鬼怪”式战斗机飞行员向利比亚飞行员作手势，示意他跟随他们飞往比尔吉夫贾法空军基地，但没有成功。以色列飞行员射击以示警告。利比亚飞行员先是把起落架放了下来，但接着又收了回去，企图逃走。以色列飞行员随即开火将这架客机击落，机上112名乘客中的105名死亡。坠机事件使中东局势更加紧张，在以色列的许多人都担心不久就会爆发新的冲突。

1973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官员报告说，除了已经投入使用的F-4E“鬼怪”式战斗机外，华盛顿还将售给以色列4个中队的战斗轰炸机。其中一个A-4“空中之鹰”和改进型F-4E战斗机混合编队于1974年1月交付使用。这种改进型的F-4E“鬼怪”式战斗机增加了机翼前沿机动挡板、目标识别和电子光学系统（TISEO）等。目标识别和电子光学系统是诺思罗普公司制造的一种远距离电视接收机，安装在“鬼怪”式战斗机左翼的圆柱形附件上。不过，这一系统当时还没有经过空对空战斗的检验。

这些计划于1974年1月交付的战机将会极大加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但是，太晚了。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以色列的士兵正饥肠辘辘地在赎罪日里守斋戒。下午2时许，埃及和叙利亚对以军控制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发起突然袭击，从而揭

开了第4次中东战争的帷幕。

面对埃叙联军的突然袭击，以色列被得措手不及。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以色列使出了它的撒手锏——空军。以色列空军共出动了150架“鬼怪”式战斗机作为先头部队，对埃叙两军发起反击，试图扭转战局。然而，这回以色列空军没有再现第3次中东战争那样的辉煌。它受到了苏制“萨姆”导弹的严重威胁。

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小时内，埃及的图-16轰炸机携带防空区外发射的AS-5空对地导弹，压制以色列的火力，并一直深入到以色列境内。战争的第一天，即10月6日，一架图-16深入到了特拉维夫，但被以色列的F-4E“鬼怪”式战斗机击落。投入战斗的以色列“鬼怪”式战斗机不仅要对付前线敌人发动攻击，还要对付种种新的威胁，包括车载式萨姆-6和肩扛式萨姆-7地对空导弹。10月7日，一队以色列飞机飞临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上空。突然，一道白线直奔一架F-4“鬼怪”式战斗机而来，瞬间便击中了它。

其他飞行员见同伴被击落，顿时紧张起来，连忙在胸前不停地画十字。惊恐之余，他们又觉得奇怪：在受到导弹攻击之前，为什么飞机上的电子黑匣子失灵了呢？

在第3次中东战争中，以军在每架作战飞机上都装了电子黑匣子。一旦飞机被苏制萨姆-2或萨姆-3导弹捕捉，它就会自动向飞行员告警，并同时引导干扰机对导弹制导雷达实施干扰，使导弹无法击中目标。这种电子黑匣子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可是，战争结束后，苏军总结了萨姆-2和萨姆-3失利的教训，很快又研制出一种采用新的工作频率和多种制导方式的防空导弹，这就是萨姆-6，并秘密地将其补充到埃及和叙利亚的防空导弹网中。萨姆-6是一种安装在履带装甲车上、机动性非常强的防空导弹。一辆装甲车可装3枚。它的弹长6米，射程为30公里，能够击中高度低于100米的



F-4“鬼怪”式战斗机

低飞目标。弹头上的热探测器感受到飞机发动机喷出的气流，导弹便把方向对准这一热源。即使不直接命中飞机，只是在附近爆炸，飞射出去的弹片一旦击中飞机的易损部位，也能将其击落。

对于萨姆-6的这些特性，以色列当时一无所知，以色列空军仍拿对付萨姆-2和萨姆-3的办法来对付萨姆-6，怎能不吃苦头？在叙利亚前线，米格-17和苏-7在米格-21和伊拉克空军的保护下，执行攻击地面的任务。以色列于10月9月开始反击，派出“鬼怪”式战斗机轰炸大马士革市区，试图通过占领戈兰高地来压制阿拉伯国家的第二战线，削弱叙利亚的作战力量。但尽管以色列空军采取电子对抗措施，但对萨姆-6来说毫无用处。仅开战头几天，以色列空军就损失惨重。此次战争，以色列空军共损失飞机109架，其中大部分是被萨姆-6导弹击落的。这是以色列空军创建以来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惨重的损失使以色列当局对萨姆-6导弹恨之人骨，发誓要报一箭之仇。

在1973年的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每月向以色列交付两架“鬼怪”式战斗机。当战争爆发时，美国开始执行Nickel Grass行动计划。通过这一计划，直接从美国的机库中拖出的F-4E被船运到以色列，并立即投入战斗。以色列曾对其进行过改进，在右前方安装了以色列式的空中加油同步装置，替换了美国式的机身背部的同步装置。一架配备TISEO系统的新型F-4E还带着尾码SJ就投入了战斗，这表明其刚刚从北卡罗来纳州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少校莱恩·拉塞尔的第4战术战斗机编队调来。通过Nickel Grass行动计划，共有34架“鬼怪”式战斗机加入到了以色列的战斗机编队。加上1973年战争结束后购买的，以色列总共接收204架“鬼怪”式战斗机。

贝卡谷地“鬼怪”逞凶

苏制萨姆-6在第4次中东战争中大出风头，取得赫赫战绩，使“鬼怪”蒙羞，立即赢得世界各国军界的青睐。一股“萨姆”旋风席卷全球。一些国家的军事报刊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阿拉伯军队萨姆-6导弹把以军飞机打得落花流水的消息、特写、专稿，军事评论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一些国际军火商也趁机大做文章。他们高喊：“‘萨姆’！‘萨姆’！飞机的克星！”为萨姆-6大作广告。一时间，“萨姆”导弹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成为头号“明星”，身价百倍，十分走俏，许多国家都想用“萨姆”导弹编织起本国的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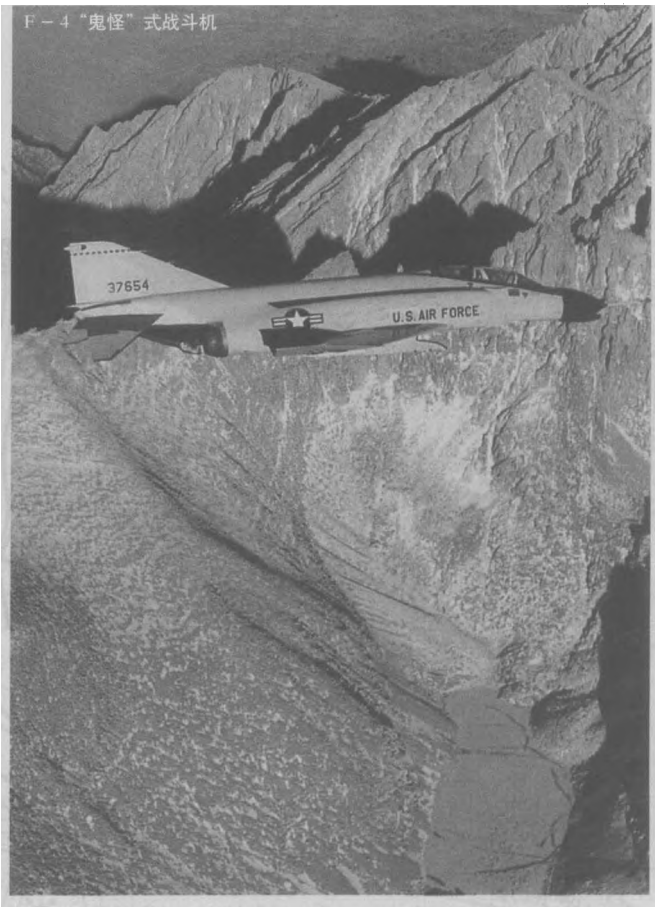
弹防空网。

在第4次中东战争中尝到萨姆-6导弹甜头的叙利亚更是对“萨姆”导弹推崇备至，好像有了“萨姆”导弹这把保护伞，建立起“萨姆屏障”，就可以安稳放心地睡觉了。“萨姆”导弹成了叙军的“宠儿”。为了建立起严密的“萨姆屏障”，叙利亚人不遗余力地发展“萨姆”导弹部队。他们将国防预算的75%用在地对空防御上。第4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8年之内，他们将“萨姆”导弹连的数量增加了3倍。10月赎罪日战争所取得的成功使叙军对“萨姆”导弹过分迷信，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从而将其诱入了歧途，也为后来的贝卡谷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82年4、5月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英阿两国在马岛也打得难解难分。这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这两处战火所吸引。以色列人感到他们盼望已久的报萨姆-6导弹之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6月6日，以色列蓄谋已久的“加利利和平行动”计划付诸实施。以军先头部队4个旅共两万人悍然越过以黎边境，气势汹汹地向黎巴嫩南部地区推进。以色列名义上是打着消灭驻在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旗号，实际上，让以色列人恨之人骨的叙利亚贝卡谷地的萨姆-6导弹阵地也是以军预定的重要目标。

6月9日凌晨，以色列内阁会议大厅里灯火通明，以色列军政要员聚集在这里正在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国防部长沙龙首先发言。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动议：用F-4“鬼怪”战机袭击驻黎叙军以及驻扎在贝卡谷地的“萨姆”导弹基地。沙龙的话刚说完，立即遭到几名议员的反对。由于意见分歧，内阁会议开了5个多小时也没有定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沙龙以鄙夷的目光看着那些持不同意见的议员。为了报第4次中东战争中的一箭之仇，沙龙花了近3年的时间精心制定了攻打贝卡谷地的作战计划。经过多次实兵演练，反复修改，这个计划日趋完善、周密。以色列空军也为此在内格夫沙漠地区专门进行了数月的攻击训练。他决不能放弃这个计

F-4“鬼怪”式战斗机



划。为了说服议员们，沙龙强压火气，耐着性子回答议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贝卡谷地部署着那么多的苏制萨姆-6导弹，我们有绝对把握降服它们吗？”一名议员发问。“萨姆-6的确很先进，苏联的‘米格’飞机性能也是一流的。在10月战争中我们吃了亏，这是事实。但是，事物是变化的。我们已掌握了它们的详细技术性能。我相信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和我们勇敢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是能够对付它们的。”沙龙耸一耸肩膀回答道。在沙龙的耐心说服下，会议终于批准了沙龙提出的袭击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萨姆-6导弹基地的动议。

6月9日中午，贝卡谷地。一阵阵暖风从狭长的谷地吹过，四野静悄悄的。这是大战前的宁静。一辆辆载着导弹的履带车静静地伏卧着，只有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萨姆-6导弹死死地盯着天空，悄然而又威严地对着以色列飞机可能来袭的方向。在同一时刻，以色列埃其翁空军基地，一架架美制F-4、F-15、F-16战斗机整齐地排列在被太阳晒得冒烟的跑道上。座舱内，驾驶员早已就位。他们在等候攻击时刻的到来。

下午2时14分，战斗警报声骤然响彻整个基地。“第1攻击波，起飞！”随着指挥部

一声令下，F-15和F-16一架接一架呼啸着飞上天空。它们的任务是担任空中掩护。大批F-4“鬼怪”式战机载着沉重的激光制导炸弹和“百舌鸟”反辐射导弹，也慢慢腾腾地飞上了天。它们的任务是实施低空轰炸。

贝卡谷地拉响了凄厉的紧急战斗警报。叙军指挥官和士兵飞快地奔向自己的战斗岗位，密切注视着天空。“以色列飞机！”一名担负瞭望的士兵大声吼道。“雷达开机！”指挥官下达了命令。雷达是萨姆-6的眼睛，只要目标被它盯上，纵有天大本事也难逃厄运。然而，这一次以色列人是有备而来。叙利亚人看到的实际上是以色列放出来当诱饵的无人驾驶飞机，目的是引诱叙利亚发射导弹。叙利亚人中计了。萨姆-6导弹相继发射，山谷里红光闪闪。几个收缴“战利品”的叙利亚士兵发现坠落的飞机竟是塑胶制作的，而且没有找到一具以色列飞行员的尸体，连忙将这个怪异现象报告指挥部。指挥官立刻醒悟过来，这是中了以军的诡计。“雷达关机！”指挥官命令道。这是他认为最先应该做的事。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以色列人已经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被萨姆-6导弹击落的是以色列自行研制的“侦察员”和“猛犬”无人驾驶飞机。它们率先飞临叙军导弹阵地上空，诱使叙军萨姆-6导弹的制导雷达开机。制导雷达一开机，“侦察员”和“猛犬”立即把截获的无线电信号传给早已等候在空中的E-2C“鹰眼”预警机。“鹰眼”再把这一信息传给F-4“鬼怪”式战斗机。“鬼怪”获得信息后，便沿着叙军导弹制导雷达的波束，发射“百舌鸟”反雷达导弹，准确无误地摧毁萨姆-6的制导雷达，使萨姆-6顿时变成“瞎子”。与此同时，“侦察员”和“猛犬”还把截获的信息传递给埋伏在贝卡谷地西南部黎巴顿山脉背面山脚下的大量“狼”式地对地导弹。这样，“狼”式和“百舌鸟”导弹双管齐下，萨姆-6自然无法招架。

以军飞机的第一攻击波刚过，第二攻击波接踵而至。不待叙军稍稍喘息，黑压压的机群又在天边出现，那是第三攻击波。贝卡谷地变成了血与火的海洋。叙利亚人苦心经营10年、耗资20亿美元才建立起来的19个萨姆-6导弹连、228枚导弹在6分钟之内就不复存在了。

贝卡谷地一战，萨姆-6导弹惨遭厄运，举世哗然。以色列人终于出了第4次中东战争中憋下的一口恶气。

“鬼怪”战机武装伊朗空军

上世纪60、70年代位于这一地区的伊朗

受益于飞涨的石油价格，正在逐渐地壮大自己的武装。伊朗国王曾公开表示，他想成为控制这一地区的决定性力量。

像许多华盛顿与德黑兰的交易一样，伊朗购买F-4E“鬼怪”式战斗机是尼克松总统和伊朗国王进行一对一会谈后的结果。尼克松似乎忘记了这样的警告：他的朋友和盟友——伊朗对武器装备的发展投入得太多，而对国内其他需求投入太少。

1968年，伊朗购得32架F-4D“鬼怪”式战斗机。这种型号的战斗机上没有装备火炮，但可以携带航炮吊舱。紧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第一批177架配置火炮的F-4E“鬼怪”式战斗机和16架RF-4E“鬼怪”式侦察型战斗机也交付伊朗皇家空军使用。伊朗利用“鬼怪”式战斗机的侦察型来监听在附近发生的事情。在1977年对南也门的一次侦察任务中，一架伊朗的RF-4E被叛军的肩扛式导弹击落，扎进了清澈的海湾中，至今从船上或飞机上都能轻易地看到。

伊朗皇家空军(IIAF)逐渐地建立起11支“鬼怪”式战斗机中队，其中2支F-4D中队在麦赫拉巴德，8支F-4D中队在设拉子，1支RF-4E中队在大不里士。伊朗国王遭到了一些视新式武器为玩具之人的指责，即使在获得80架F-14“雄猫”式战斗机之后，也没能平息这些人的责难。

虽然伊朗的飞行员不如以色列的著名，但是伊朗空军得益于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因而拥有一些非常出色的飞行员。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海湾地区国家就一直有美国战斗机在飞行，有数量不少的伊朗飞行员在美国和德国的基地接受过训练，而且

是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训练。

1979年1月，伊朗爆发革命后成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原伊朗皇家空军改称伊斯兰共和国空军(IRIAF)。一直忠于伊朗国王的最好的飞行员和最好的维修人员被清除。由此，美国情报部门确信，控制伊朗空军的革命军缺乏保障尖端的“鬼怪”式战斗机飞行的知识和装备。此外，革命军的航空兵也缺乏解决电子设备——雷达方面问题的专门知识。伊斯兰革命军永远都不可能维修像J79喷气发动机或是威斯汀豪斯公司生产的APQ-120固态雷达火力控制系统一样复杂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空军有可能被迫停飞，这样战期就会大大缩短。

但是美国情报部门在所有问题上的考虑都错了，包括为什么“鬼怪”式战斗机在空中难于控制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出在轮胎上。在西方对伊朗实施禁运的情况下，伊朗本国无法解决尺寸独特的橡胶轮胎正常磨损所造成的问题。然而，以色列却能够并且帮助伊朗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耶路撒冷和德黑兰在保证“鬼怪”式战斗机飞行方面的合作，是现代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合作之一。

“鬼怪”式战斗机在中东的作战经历远没有结束。1991年1月16日，伊拉克军队再次发现自己处于后掠翼重型飞机的攻击之下，这一次不是伊朗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而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乔治空军基地第35战术战斗机联队的F-4G“野鼬鼠”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可以采取低空飞行来打击伊拉克的雷达和防空设施。☆

(责编/牛俊峰)

